

古今尺牘大觀 下編九



中 華 書 局 發 行

歐 戰 後 增 訂

中 外 地 理 大 全

精 裝 兩 冊 定 價 六 元

中外地理大全係英國大學經濟碩士北京大學
教授高等師範史地部主任陶履恭等輯譯。上編
本國。下編外國。於自然地理、政治地理、人文地理、
敘述極詳。其有重要關係之人物事實。特記述尤
饒興味。全書四十萬言。附寫真銅版八十八幅。篇
末附歐戰後地理上之變遷。詳述此次歐州議和
後新立之國。及各國土地之變更。至爲詳盡。

三

明

代

軼

聞

清朝野史大觀

十二冊 定價三元

一冊 五角

有明一代

正史而外傳

其遺聞軼事之

書絕少概見林慧

如君特輯是書內容

分八卷

(一)孤忠鑑(二)義士傳

(三)名士志(四)美人譜

(五)異人錄(六)亂賊記

(七)技術史(八)異物志

都十萬言選擇精當別類分門可作

小說讀可當筆記觀即作爲明代之野

史觀亦無不可

清代二百餘年間。遺聞軼事。

上自宮庭。下逮里巷。記載極

夥。卷帙繁浩。未易稽考。本

書力限搜輯。分類編纂。巨細

無遺。本末俱備。可爲有清一

代野史之總彙。總目如下。

清宮遺聞 二卷

清朝史料 二卷

清人逸事 四卷

清朝藝苑 二卷

清代述異 二卷

四冊 一元八角

書凡十六類。搜羅清代名人筆札

載記數百十種。頗多家藏秘籍。

未經流傳之作。分名人軼事。

宮闈秘史。外交小史。文苑

雜錄。洪楊軼聞。檣杌近

志。小說。書畫史。工藝

志。遊俠記。方外記。

良醫記。貨殖記。

奕史。藝術史。

北里志。十

六類。

古今尺牘大觀 下編

第九冊

目錄

論理類

雜論

清王復初答范彪西書

清程正揆與臧登論老書

清姚文然與朱華蔭書

清萬斯大與張仲嘉論畫像書

清曹溶與沈甸華書

清魏禮答張一衡書

清張履祥與何商隱論教弟子書

清儲大文答潘閣學書

清李紱與雲南李參政論銅務書

清宋犖與邵子昆學使論鄉賢名宦從祀書

清劉紹攷與弟論家人離必起於婦人書

清桂馥答周書昌論山東地脈書

清涂瑞興魯樂廬書

清袁枚答金震方問律例書

清嚴長明與戴未堂論史記曆書帖二

清舒位與陳雲伯論海運書

清劉綸與歐陽文書

清莊慶椿答陳良生表叔書

清紀昀與余存吾太史書

清王曇答陳雲伯書

清袁翼答人論先生書

清許宗彥答朱雍瞻書

清孫原湘答釋大乘書

清徐熊飛答潘春泉書

清蔣德瑛與甫里諸父老籌賑書

清吳振械與胡詠芝撫部書

清舒燾與朱魯岑先生書

清桂超萬復包慎伯書

清顧曾答謝子章第二書

清龔自珍答人求墓銘書

清張海珊與顧海霞書

清劉曉華上吳仲倫先生書

清鄧瑤與黃生論妻黨書

清張誠與王咸齋太守論自新所書

清曹肅荀答賈布政問積主書

清左宗棠與吳子儁太史書

清左宗棠答胡潤芝書

清李鴻章復何子峨星使書

清曾紀澤代李伯相答彭孝廉書

清蔣彤與王樵白論義倉書

清陳澧與人論祝壽書

清王棻答孫仲容書

清楊文瑩復吳子修學使書

楊晨答孫仲容書

王舟瑤復王雪澄兵備書

古今尺牘大觀 下編

第九冊

杭縣 鍾毓龍
朱用賓 纂輯

論理類

雜論

清王復初答范彪西書

承賜經訓。極爲敬服。蒙虛懷下詢。弟就其所見者言之。今夫人性本善。聖賢體用。人人俱足。止爲氣稟物欲。沈迷顛倒。以致天淵懸隔。蚩蚩之衆。日用不知者。勿論矣。乃有學富才雄。師心自用。以致機械變詐。詭獲陷阱。流爲小人而無忌憚。何也。古人幽獨之中。儼若上帝臨汝。神明降鑒。故妄念不生。天理來復。此戒愼恐懼之正脈。乃邇來談道之士。以爲談理而不必言應。夫無所畏而不爲惡。是生知安行。

也。君子懷刑。知者利仁。生安者幾人乎。生安者不可得而掃除。感應不幾。開人之縱肆乎。羿。皋。禹。稷。南宮之問。夫子不答。正是深契於心。彼之問明明折貶三家。推尊孔子。若一答之。未免有礙。而極稱其君子。再讚其尙德。則夫子之嘉與可知。而善惡之報。斷然不爽。可知也。又謂地震陰雨之勞勞。是偶然耳。不與人事。夫天之垂象。所以警人。人之作德。所以挽天。故成湯自責而致甘霖。宋景一言而挽星變。日變修德。月變修刑。諸如此類。史不勝載。聖天子尙多修省。而敢云不關人事乎。又謂人死無知。夫死而無知。則無鬼神也。無報應也。他不具論。獨以易稱精氣爲物。游魂爲變。是故知鬼神之情狀。又曰原始反終。故知死生之說。夫鬼神不惟有其理。且有其情。不惟有其情。且有其狀。人世有賞罰。亦有報應。事神事鬼。知生知死。一以貫之。此孔聖之訓。而非後人之臆說也。又有謂聖人歿後。其氣亦散。然則郊社禘嘗。在帝左右。俱屬空言。明則有禮樂。幽則有鬼神。俱誕妄不經矣。然則報應森嚴之理。非徒勸愚流。亦以警賢知也。愚流猶知信而賢知不信。其釀害更深。

矣。先生譚理。必取其精當。而一以勸善警惡爲指歸。弟之佩服。出於中心之誠然耳。偶因辱問。敢布素心。

清程正揆與減齋論老書

老氏非孔子不知。孔子非老氏不讓。此爲東周彼遂。西渡猶龍之龍。其在是乎。荀子曰。知詘而不知伸。非知老子之知者耳。考高士傳云。孔子至楚。見老萊子問答。皆禮事。卽老子也。夫子學禮年十七。爲周景之十年。老子時二百五十歲。夫以二百五十年之周流經籍。不出一書。此心豈僅以五千言了者哉。及遇十七歲之子。而中士非老子有矣。強而著書。則五千言之幸。老氏之不幸也。

清姚文然與朱華蔭書

凡事俱以聽天安命爲主。某年來於病中。更看得天道十分親切。天道無他。平而已。人心不平。生於有我。我欲富則人宜貧。我欲貴則人宜賤。我欲壽則人宜夭。有我則無人。無人則無天。天欲平之。先去其我。使我之欲富者貧之。欲貴者賤之。欲

壽者天之用我之聰明。使入於陷阱。用我之才力。使墮於深淵。我之逆天。以其欲天之用我。亦卽以其欲。故其貧之賤之。天之者。天也。所謂天作孽。猶可違也。其欲富。欲貴。欲壽者。我也。所謂自作孽。不可活也。近日天意摧折。多在豪强才智之家。其故何也。天之怒之。在彼有我。而多欲。天曰。爾之自奉其我者足矣。彼曰。未也。天曰。我之所以供爾之欲者厚矣。彼曰。將以求益焉。積之久而。天不能堪。故爲疾掃其一己之障。而立塞。其無厭之求。爲之忽然。無故而更張之。使之强弱無定。勢禍福無定。形成敗無定。局如登忽墜。如夢忽覺。如震雷破百仞之山。如颶風飄萬斛之舟。而後豪强才智者之。我始去。其我去。然後其欲去。豪强才智者之。我去。欲去。而後天下平。夫天之爲是也。亦勞矣。豈其所欲哉。人不自平。而天代爲平。誠有所不得已焉耳。人當此時。誠能以恐懼心。生悔悟心。以悔悟心。得安樂心。則莫若惴惴焉。不敢勞天之代爲平。而先自爲平。自爲平者。先平其心。使薄我而寡欲。我而褐布。曰我煖矣。人固有寒者。我而藜糗。曰我飽矣。人固有饑者。我而饑寒。曰我安。

矣。人固有病困而死亡者。見在一境。卽爲佛國。見在一念。卽爲道心。儒者言之。則爲素位。釋氏言之。則爲平等。敬其父母。以安。不以榮教其子弟。以德。不以福。畏天之法。如畏國法。感天之恩。如感親恩。將一切欣羨心。不足心。等待心。謀畫心。怨尤心。淨淨掃除。朗朗照燭。天是則無欲。無欲則無我。無我則合天。合天則平易。曰。自天祐之。吉無不利。詩曰。敬天之怒。無敢戲豫。苟不敬天。天豈佑哉。世之有我而多欲者。由於不知恐懼。知懼則知天。知天之常。又知其變。知天之喜。又知其怒。如是則知我。且不爲我有。而凡我之所求。與我之所厭。種種差別境界。又外之外者矣。某居恆家庭訓論。每以此爲第一義。故亦以告我兄。使自朝至暮。將恐懼心。一刻不可放下。如是則我見自輕。欲心自淡。老守見在不計。未來庶可以迓天休。弭天譴。惟念千里贈言。毋忽葑菲。

清萬斯大與張仲嘉論畫像書

古禮有畫像之事。而後世亦有之。溫公以其非古。故於書儀止載魂帛。依神而朱。

子不改某則謂繪畫之事自古而有書言日月星辰山龍華蟲作會左傳言遠方圖物知虞夏時有繪物者矣書言乃審厥象以形求說知商時有繪人者矣特當時無有子孫繪其祖父者故聖人不著於經後世圖功臣圖賢哲往往見於紀載而謂子孫猶不可繪其祖父此不近人情之論也且古禮不有尸乎以孫像祖事死如生古人自有深心然行之今日未有不視同兒戲者曷若傳神楮墨子孫歲時禮拜思其居處思其笑語思其所樂思其所嗜實有洋洋如在者乎故尸必不可有於今日像不妨有於今日如謂神像之名非古則古人於尸業稱之爲神像矣如謂肖形爲不經則傳已稱惟肖而魂帛之肖形爲已褻矣今天下士大夫與之談禮必曰像不可增一至其親不忍言之際斷斷乎無有一人焉能違俗而不繪者是避其名而爲其實也噫亦思像果無害於禮而必欲避其名乎嘗讀潛溪九賢圖贊周程張朱及堯夫君實伯恭敬夫皆在焉其鬚眉面目各各生氣如見此非得之其家傳又何從而肖之耶然則溫公朱子之書子孫已不能悉遵之矣

某於此敢爲一言曰。人情之所不能免者。聖人不禁其在斯乎。今之人有能確守禮文。親死而不繪者。縱不敢議其爲非。吾終欲去魂帛之號而復爲重。改結帛而從束帛。直當廢魂帛而不置。蓋始死有柩。有像。卽古人立重之意。更有魂帛。則爲三矣。神無專依。益非禮意。狂瞽之論。不敢自隱。敬以質之先生。

清曹溶與沈甸華書

蒙示近文三首。於經傳有所據依。讀之喜慰不可量。中有報周元亨書記事者。必以實一段。是僕深切於心。鬱鬱未得發者。今因足下所論推言之。文人好矜奇動衆。自古而有。然理可曲通。事不可以僞造。侯朝宗馬伶王于一湯琵琶等傳。新詭特甚。近於齊諧者流。世雖愛弗信也。君子猶以爲害道。若國家治亂得失之故。人才邪正之辨。在前朝季年者。所係甚大。而三十年來。史官未舉其職。流傳漸以荒遠。草野之紀述。未免各據所見聞。他不具論。如華亭夏瑗公作幸存錄。起自爭建儲。以訖寇變興化。李心水作三垣筆記。多載南都事。兩公皆賢。其書人競傳寫。將

來執筆者徵信於是而書中譏排鄙議分析流品往往嚴責君子於小人特多恕詞。夫君子居貞砥節孤根寡助動見否塞大者繫獄戍邊小者放廢田里而其憂時忠上之心之死不變雖不見用於世猶集遠近同志講學聯屬未散之人心及其大勢一去鼎祚盡墟此正諸君子含痛腐心於地下蒙罪戾而不辭者其責之誠當若小人氣盛膽張出爪牙以毒善類本未嘗有一毫忸怩沮喪掩護不自得之色而兩公乃代爲之諱以沒其布械肆讒蔽賢醜正之長技豈小人所樂受哉。寇陷京師羣臣殉節至數十人在外死事者指復不勝屈爲漢唐宋所莫及而二三怙權之子覆轍之不鑒又鼓其狂燄并江左而空之其成事已可覩矣人之賢不賢兩公固知之甚明特各有欲報之私恩而難見其迹故舉中立二字高於君子一等使覽者於君子致疑則所欲報者且躋中立之列而不與小人並其意止如此而不知有大不可者中立者小人之別名也況止以一二欲報之人之故愼於許君子而使小人遂得藉口恣其凌轢智者豈爲之乎方今故老猶存某某君

子某某小人皆可歷歷道其實而二書猶未盛行再數十年故老盡矣而二書歸然留兩公之名易爲後生小子所推又無他書以糾正謬誤其惑視聽而淆記載甯能測流弊所至歟足下博觀古今之書而會其通諄諄垂戒當在先正理學淵源東林盛衰國本璫禍三案始末及中原三晉楚蜀之鄉綏寇以一隅騷動蔓緣波潰用撫局誤大計劃江而居尙爲逆案諸臣富貴地其間孰是孰非孰臧孰否當犁然胸次於僕言有合也釐定其有望乎人物之林誠可昌言論譏不在忌諱禁格之例意者其姑待焉未敢以請惟賜裁察

清魏禮答張一衡書

天下去樸久矣樸者人之本萬物之根世道治亂之源也夫惟樸去至於盡而小人盜賊弑逆烝報殺戮之禍害相尋矣故世之治也必先反樸而其亂必先之以浮靡巧詐言行乖戾以醞釀殺機天地莫可如何遂聽人之所爲日月星辰易其度山崩川竭震圻悖亂之變成兵戈疾疫水旱之災其勢有所不得已蓋不如是

則不足以芟除廓清其氣運。使天下之人困慮無聊。巧詐莫能發。財竭力盡。浮靡無由作。於時噩噩渾渾。太古復出。猶秋冬凋殺。木葉盡脫。元氣悉反於根。莖而春始萌矣。而君子之修身亦然。善用其智巧者亦然。智巧而不本於樸。則終必顛躓。覆溺而智巧窮。夫土石至樸也。峻宇雕牆。黃金白玉之瑤。資傳麗焉。草木之根至樸也。華實資生焉。故曰大智若愚。大巧若拙。蓋愚者大智之基也。拙者大巧之基也。僕竊觀足下書指何其樸也。人莫不自侈其家世。而足下樸言之。夙遊處於公卿大人。而樸未嘗漓。其謂僕語亦甚樸。無溢辭。因思古來當去樸之時。必有二三君子留其樸以還天地。使絲續於後。故一代之盤古。中古叔季。叔季復爲盤古。理故然也。足下蓋守樸。君子僕甚恨覲面而失之也。方筍輿各熟視舉手時。見足下無澆漓之氣。心竊異之。友人見足下者。謂足下太樸。不宜任有司。其殆見足下之樸而未見足下以樸爲基之用者耶。僕因感足下樸而究言之。不識有當否。

清張履祥與何商隱論教弟子書

凡人氣傲而心浮。象之不仁。朱之不肖。只坐一傲而已。人不忠信。則事皆無實。爲惡則易。爲善則難。傲則爲戾。爲很。浮則必薄。必輕。論其質固中人以下者也。傲則不肯屈下。浮則義理不能入。不肯屈下。則自以爲是。順之必喜。拂之必怒。所喜必邪。佞所怒。必正直。義理不能入。則中無定主。習之卽流。誘之卽趨。有流必就下。有趨必從邪。此見病之勢。有然者也。藥石之施。在起其敬畏。以抑其傲。進之誠實。以去其浮。莊以泄之。正容以悟之。庶其有敬。輕言輕動。最所當忌。說而後入之。至誠以感之。尙其有信。疾之已甚。持之過急。亦所宜戒。法語之言。能無從乎。從而不改。此由於傲。異與之言。能無說乎。說而不繹。此由於浮。雖則不從。不以不從廢法語。傲有時不得行。雖則不繹。不以不繹廢異言。浮或者去太甚。此正術也。始固未嘗無所敬。無所畏。羣非衆議。加於所尊。所親。怨惡積而很戾日長。初亦豈遂無所說。無所信。顯誘隱導。出於爲殘爲忍。智詐萌而輕薄有加。旣已積爲怨惡。久與相持。

終徒勞罔功。既已用其輕薄。強爲摩切。將求理彌亂。譬諸琴瑟不調。甚者必解而更張之。譬則瞽矇顛躓已及。則掖而後先之。莫若授之以甚說而易之以所服。服則敬心生。說則語易入。雖未必盡受。十猶有一二較之。每事相反。其益已多。雖不必盡善。猶未至潰決較之事。後追咎所全尤大。迂愚無術。食息以籌之中夜。以復之不越此也。槩固有升木之性。馴服之。禁制之。猶顧忌未敢導之使升。卽跳躍四出。莫之收矣。薪蒸匪爲棟宇之材。修剔之。封植之。厥成有可俟。傷其根本。將枝葉零敗。弗堪滋已。

清儲大文答潘閣學書

編纂之要。急在購書。四庫書目。崇文總目。子史部帙甚繁。今雖多磨滅。而內府秘藏必多善本。未知臣僚能校勘耶。抑局中諸公殊富典籍耶。自鬻子至抱朴文中。子自史記至元史。此家常本子。不足復論。他若鹽鐵潛夫論。衡昌言。諸書如日在。東。何。人。不。見。又若晉宋而下。諸家之以子名如金樓天。隨蠶叢者。又有書不以子